

中国佛学院学报
《中国佛学》编委会
编

中國佛學

总第四十四期
二〇一九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佛学院(The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为中国佛教的高等学府；1956年创办于北京，院址设在法源寺，1966年停办，1980年复校；60年来，为中国佛教界培养了一批弘法利生、寺院管理的优秀僧才。

《中国佛学》为中国佛学院的学报，其前身为佛教内部刊物《法源》，2010年更名后正式公开出版，由传印长老亲题刊名。刊出的文章既有本院法师、研究生的研究成果，也有教内外、学术界专家学者的专题研究，涉及与佛教相关的多方面内容。

地 址：北京西城区法源寺前街7号
邮 编：100052
电话/传真：010-83517500
电子邮箱：zhongguofoxue@126.com

《中国佛学》顾问及编委会名单

主办单位：中国佛学院

总 顾 问：传 印

顾 问：黄心川 方立天 楼宇烈 杨曾文

编 委 会：（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圣 凯	卢 浔	向 学	行 空	纪华传
李四龙	园 慈	张 军	宗 性	宗 舜
思 和	济 群	理 证	黄夏年	湛 如

中国佛学院学报
《中国佛学》编委会 编

中國佛學

总第四十四期
二〇一九年

目 录

· 汉传佛教 ·

(一) 教史研究

- 从戒律发展史看《梵网经》菩萨戒的地位 夏德美 / 1
- 当代中国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孙健灵 普麟晏 / 25
- 公元4世纪后期至7世纪前期龟兹佛教概况 姚 律 / 38
- 家风·祖庭·圣地
- 论雪峰义存与中国佛教的制度化 吴 华 / 64
- 论契嵩禅宗谱系说对《付法藏传》“二十四祖说”的破斥 郑佳佳 / 75
- 近20年来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女性研究述评 吴 艳 / 96
- 石头希迁与禅宗解缚公案之探究 黄 凯 / 106

(二) 义学研究

- 试述“三事和合论”的认知心理意涵 刘旸严 / 113
- 敦煌遗书所存灵裕之《大般涅槃经序》 景盛轩 / 125
- 生命自证：佛教中国化之枢要 董宇宇 / 131
- 从美学视角解读净土宗与《坛经》
- 以人间佛教思想为例 蔡洞峰 / 143
- 《楞严经》的“真心”思想 卞 景 / 154
- 略论来果禅师禅学思想 刘懿凤 / 167
- 彭绍升在佛教文献方面的贡献 钱 寅 / 183

论丛林清规中的修学理念（上）

- 以《敕修百丈清规》为例 来 浩 / 200
- 二祖慧可与《大乘起信论》 刘文奎 / 227

· 南传佛教 ·

-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框架下的中斯佛教交流 司 聃 / 242

Contents

I Buddhism in Chinese Tradition

History Studies

- An Analysis on the Role of Bodhisattva Vows in *Brahma Net Sutra* from the Historical
Angle of Monastic Rules *Xia Demei / 1*
-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Buddhist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Sun Jianling & Pu Linyan / 25*
- A General Situation of Buddhism in Kucha Region From the Late Time of 4th Century to the
Early Time of 7th Century *Yao Lv / 38*
- Family Tradition, Zuting, Holy Land
—A Discussion on Xufeng Yicu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Wu Hua / 64
- A Discussion on Qi Song's Theory of the Chan School's Ancestry Refuting to Twenty-four
Patriarch Theory of *Fu Fazang Zhuan* *Zheng Jijia / 75*
- Review of Chinese Female Buddhists During Recent Twenty Years *Wu Yan / 96*
- A research on Shitou Xiqian and Jie Fu Koan of Chan School *Huang Kai / 106*

Theoretical Studies

- On the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Theory of Three-factor Concordance
Liu Yangyan / 113
- On the Preface of *Mahaparinibbana Sutta* of Ling Yu in the Notes of Dunhuang Relics
Jing Shengxuan / 125

Self-enlightment of Life: the Key Point of Chinization of Buddhism	<i>Dong Yuyu</i> / 131
An Explanation of Pure Land School and the <i>Sutra of Huineng</i> from the Aesthetic Angle	
—A case study on Humanistic Buddhism	<i>Cai Dongfeng</i> / 143
True-heart Idea in <i>Surangama Sutra</i>	<i>Bian Jing</i> / 154
On Lai Guo Chan Master's Thought	<i>Liu Yifeng</i> / 167
On Peng Shaosheng's Contribution to Buddhist Literature	<i>Qian Yin</i> / 183
On Practice Idea in Monastic Rules I	
—A Case Study on <i>Baizhang Qin Gui</i>	<i>Lai Hao</i> / 200
The Second Patriarch Hui Ke and <i>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i>	<i>Liu Wenkui</i> / 227

II Theravada Buddhism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Buddhism Between Sri Lanka and China within the Frame of <i>the 21st Maritime Silk Road Strategy</i>	<i>Si Dan</i> / 242
---	---------------------

从戒律发展史看《梵网经》 菩萨戒的地位

夏德美

【内容提要】 戒律在佛教史上地位重要，小乘佛教中，律藏是三藏之一，大乘《般若》《宝积》《法华》《华严》《涅槃》《大集》等基本部类的经典，都对菩萨戒的内容和价值进行了探索。菩萨戒与声闻戒相比，更重视意业的重要性，把发心作为戒律规定，但印度大乘佛教中始终没有出现独立的菩萨戒。形成于中土的《梵网经》继承了印度佛教戒律发展的成果，建立了独立的菩萨戒，并结合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在佛教史上影响重大。

【关键词】 戒律 《梵网经》 声闻戒 菩萨戒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汉传佛教中，《梵网经》^①是一部具有重要地位的经典，大约从隋唐以后，汉传佛教菩萨戒的授受主要以《梵网经》为依据，佛教界的三坛大戒，最后一坛就是授《梵网经》菩萨戒。但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这一经典就受到诸多质疑。隋代《众经目录》最早著录此书，将其列入疑伪品。近代以来其真伪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和佛教界的关注。笔者在前辈僧俗学者研究基础上综合分析，认为《梵网经》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为适应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况，综合大小乘戒律，结合中国佛教所

^① 收于《大正藏》第24册，题名下标有“后秦龟兹国三藏鸠摩罗什译”，共2卷，上卷讲菩萨的阶位，下卷讲菩萨戒法。

面临的紧迫问题而创造的新的戒律经典，是对印度传来的佛教戒律的一次既有继承，又不乏创新的重大变革，体现了佛教在戒律方面中国化的具体进程。^①

《梵网经》即使形成于汉地，也不影响其在佛教中的地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从印度佛教的传统来看，《梵网经》基本继承了大乘佛教的进路，完成了大乘佛教在戒律方面的改革，在戒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梵网经》结合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逐渐成为汉传佛教菩萨戒的主要依据，在汉传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将通过简要梳理《梵网经》出现之前的戒律发展史展现《梵网经》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 小乘佛教戒律观

戒律作为佛教三学之一，是佛教修行的基础。戒律是在佛陀成道十二年后，因为弟子须提那犯淫行而开始制定的。此后，针对弟子中不断出现的不如法行为，为了促使其成就净行，也为了僧团和合，避免世俗讥嫌，佛陀随犯随制，逐渐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戒律条目。很多条目会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整，因此佛陀在世时戒律也没有完全固定。佛陀对戒律的态度非常开放，他曾告知阿难：“自今日始，听诸比丘，舍小小戒。”^②《五分律》中也记载佛陀曾经说过：“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③佛陀入灭前，特别强调经戒的重要性，他再三叮咛弟子们在佛灭后，应该以佛所说的经戒为依怙。

佛陀入灭后，在摩诃迦叶召集的第一次经律结集中，确立了“若佛所不制，不应妄制；若已制，不得有违”^④的原则，一方面保持了佛陀时期戒律的原貌，并暂时保证了僧团的稳定；另一方面又为戒律的发展设置了障碍。此后一百年，在长老比丘的领导下，佛教僧团基本上还能保持佛陀在世时的面貌，但已经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大家对佛教的教义产生了不同的理解，逐

① 参考夏德美《〈梵网经〉菩萨戒的特点及现代启示》，《法音》2014年第3期。

② 《长阿含经》卷四，《大正藏》第1册，第26页上。

③ 《五分律》卷二十二，《大正藏》第22册，第152页下。

④ 《五分律》卷三十，第191页上。

渐出现部派分张的局面。部派分张的标志性事件毗舍离结集就是因戒律问题而起。当时，西方波旬国的一位上座长老耶舍到东方的毗舍离城游行，看到当地比丘向民众施舍金钱，耶舍当众指斥这些比丘的行为违反戒律，引起众怒，便回去动员了多位比丘前去论辩，这被称为佛教史上第二次结集。双方围绕十件与戒律有关的事情展开辩论，最后不仅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反而导致了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初步分裂。此后部派进一步分裂，其原因主要也是对戒律的不同理解。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分律》《十诵律》《五分律》等就是不同部派留下的戒律。比较这些部派的律藏，可以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细节上有所区别，所以一般认为律藏是最能保持原始佛教真相的圣典。

二 早期大乘佛教戒律观

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了大乘佛教。^①大乘佛教的形成是以一批大乘经典的出现为标志的，大乘佛教最终没有形成专门的律藏，但作为佛教三学（戒、定、慧）之一的戒律学在大乘经典中也很受重视，很多大乘经典都含有丰富的戒律思想。^②

学术界一般认为大乘经典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最早出现的大乘经典是般若类经典。^③这类经典基本是以六般若蜜作为菩萨应当修行的基本条目，在尸般若蜜（持戒）中以十善道为其基本内容。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问乘品》：

云何名尸罗波罗蜜？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以应萨婆若心，自行十善道，亦教他行十善道，以无所得故，是名菩萨摩訶萨尸罗波罗蜜。^④

① 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第75页。

② 与大乘戒律相关的经典非常广泛，日本学者大野法道在《大乘戒经の研究》中列出86部，按系统来分类，则有《大般若经》《遗日摩尼宝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菩萨地持经》《阿含经》《大般涅槃经》《梵网经》《大集经》《大宝积经》等密教经典，以及单独的经典等十四个系统以上。土桥高秀《戒律の研究》第二章“大乘经典的戒律”中提到的经典有《华严经》《涅槃经》《大方等大集经》《大集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虚空藏菩萨经》《虚空藏菩萨神咒经》《虚空孕菩萨经》《观虚空藏菩萨经》《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等。但专门介绍菩萨戒的经典主要分为两类，一、《瑜伽》系统，二、《梵网经》系统。

③ 关于大乘经典出现的顺序，参照吕澂先生《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76~88页。

④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五，《大正藏》第25册，第393页中。

作为对部派佛教的一种反动，初期大乘佛教虽继承了部派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①却充斥着对部派佛教的贬斥，所以，在般若类经典中，所谓的尸般若蜜主要指十善道，而很少提到声闻乘的别解脱戒（五戒、八戒、具足戒等）。

十善道，在阿含类经典中也经常被提到，十善作为一个整体，是对社会一般人士的要求，或者说是当时社会的一般道德规范。如《长阿含经·小缘经》：“若刹利种中有不杀者，有不盗、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悭贪、不嫉妒、不邪见；婆罗门种、居士、首陀罗种亦皆如是，同修十善。”^②这里十善是各种姓的人都应该遵守的规范。又如《长阿含经·世纪经·转轮圣王品》：“但当以法治化，勿使偏枉，无令国内有非法行，身不杀生，教人不杀生、偷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之人，此即名为我之所治。”^③在这里，十善是转轮圣王正法治化的基本内容。阿含类经典^④中对于戒、定、慧三学有着明确的区分，十善中的前七项一般属于戒学的范围。如前引《长阿含经·阿摩昼经》中主要的戒行就是十善中前七项与沙弥十戒的混合。《杂阿含经》更是明确说明十善中前七项属于戒的范畴：“受不杀生……绮语，如是七种，名为圣戒。”^⑤十善中的后三项：贪、恚、邪见，则属于三学中定学（《杂阿含经》中称为意学）、慧学的范畴。般若类经典以原来作为对社会一般人士要求的十善作为基本戒行，表明大乘佛教一开始是以在家人为中心的特点。般若类经典将贪、恚、邪见纳入戒学的范畴，体现了大乘佛教对心（或意）的高度重视，这是菩萨戒一开始就有的重要特点。

对于戒律的态度，般若类经典也不再像阿含类经典那样将戒律作为绝对的修行

- ① 大乘佛教是从部派佛教发展而来，一方面是对部派佛教繁琐理论的反动，另一方面也深受部派佛教的影响，其中对大乘佛教影响最大的大众部、正量部等正是对戒律持开放态度的部派。
- ② 《长阿含经》卷六，第37页上。
- ③ 《长阿含经》卷十八，第119页下。
- ④ 《增一阿含经》对待十善的态度有所不同。《增一阿含经·四二九》（《大正藏》）第2册提到世尊在制定戒律之前，以一偈为禁戒：“护口、意清净，身行亦清净；净此三行迹，修行仙人道。十二年中说此一偈，以为禁戒；已生犯律之人，转有二百五十戒。”《增一阿含经·四三〇》中有未来佛弥勒出现后，千岁之中也以一偈为禁戒：“口意不行恶，身亦无所犯；当除此三行，速脱生死渊。”也就是把身、口、意三业都看作戒，这与般若类经典以十善为戒是一致的，正体现了《增一阿含经》与大乘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 ⑤ 《杂阿含经》卷三十七，《大正藏》第2册，第273页中。《中阿含经》卷四十七“一七九”经：“云何不善戒耶？不善身行，不善口意行，是谓不善戒。”似乎将意业也作为戒，但在汉译《南传大藏经·中部经典三·沙门文祁子经》中译作：“不善口业，恶命。”还是不会把意业作为戒的范畴。《中阿含经》中根据上下文的语义（后面与不善戒并列的不善念的内容明确是指欲念、恚念、害念），此处戒的范围并不包括“意业”，此处的翻译或许正体现了大乘佛教盛行的汉地人们对戒律的看法。

基础，而主张将其与般若智慧联系起来看。般若类佛经的中心思想是“性空幻有”，认为佛陀所说法不具有实性，而只是基于实践需要的一种假说，所以对于戒条不必过于执着，而应以般若智慧观察，如《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通达品》所说：“大王！菩萨摩訶萨学般若波罗蜜行尸罗波罗蜜，作是思惟：佛阿含教及毗尼中说波罗提木叉，菩萨摩訶萨应学，不见戒相及我能持，不著戒，不著见，不著我。……菩萨摩訶萨学般若波罗蜜，虽勤持戒，不求生人若作人王，不求生天若作天王，身离三失，无口四过，意免三愆。如此持戒，不见我能持、不见戒相，无二无别，自性离故。是名菩萨摩訶萨学般若波罗蜜通达尸罗波罗蜜。”^①也就是说，菩萨通过般若智慧的观照之后，对于持戒在行为上要避免十恶（身三、口四、意三），态度上要能（我）所（戒相）双离。又如《文殊所说般若经》：“佛告文殊师利，汝见声闻戒耶？……文殊师利言：我不作凡夫见不作圣人见，不作学见不作无学见，不作大见不作小见，不作调伏见不作不调伏见，非见非不见。……如是逆罪亦无本性，不生天上不堕地狱，亦不入涅槃。何以故？一切业缘皆住实际，不来不去，非因非果。……菩提即五逆，五逆即菩提。何以故？菩提五逆，无二相故。”^②这里更是要求以平等心对待持戒与犯戒，认为从本质上讲，二者是没有区别的。这种态度有助于破除对烦琐戒条的执着，但对于初学者，也容易导致对戒律的轻视。对此，《文殊师利所说摩訶般若波罗蜜经》也有认识：“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非初学菩萨所能了知。’文殊师利言：‘非但初学菩萨所不能知，及诸二乘所作已办者亦未能了知。’”也就是说，这种平等看待持戒与破戒的态度不是初学菩萨以及二乘之人所能了知的。

继般若类佛经出现的大乘经典是宝积类佛经。宝积类佛经在继承般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大乘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本正观”，即“中道正观”。在对戒律的态度上，宝积类佛经也将中道运用其中。《大宝积经第四十三会》：“若无为者则是一切诸圣根本，是中无有持戒，亦无破戒。……复次，迦叶，善持戒者，无我无我所，无作无非作，无有所作，亦无作者，无行无非行，无色无名，无相无非相，无灭无非灭，无取无舍，无可取无可弃，无众生无众生名，无心无心名，无世间无非世间，

^①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通达品》，《大正藏》第8册，第688页中。

^② 《文殊师利所说摩訶般若波罗蜜经》卷一，《大正藏》第8册，第728页上。

无依止无非依止，不以戒自高不下他戒，亦不忆想分别此戒，是名诸圣所持戒行，无漏不系，不受三界，远离一切诸依止法。”^①《宝积经》还明确将菩萨戒行与声闻戒行、缘觉戒行区分开来：“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訶萨行成就？善男子，菩萨摩訶萨行成就故，剃除须发，被正法服，舍家出家，既出家已，修学菩萨戒行等事，修学声闻戒行等事，修学缘觉戒行等事。”^②而菩萨戒行的基本内容仍然是十善道：“善男子，菩萨云何修持于戒？善男子，彼菩萨先自调顺身业，调顺口业，调顺意业。菩萨所有自身恶业一切舍离，所有口恶业一切舍离，所有意恶业一切舍离。持戒不缺、不漏、不杂。”^③至于菩萨持戒应有哪些具体行为，《三律仪会》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如是菩萨具足护持最初净戒，心不贡高，不造无间业，不犯比丘尼，亦不亲近诸俗人家，远离杀生及不与取、欲邪行法，离虚诳语、离间粗恶杂秽语言，远离欲贪、瞋恚、邪见。既不自恼，亦不恼他。不与欲俱，亦不受欲。不为博戏，亦不教化。终不亲近不男之人，不往淫女、寡妇、处女之家，不近他妻，亦不亲近罗捕、鱼鸟、畋猎、魁脍、旃荼罗等，于饮酒人不执其手而与斗争。离此诸事，如避恶狗、旃荼罗辈。由住慈心，于彼一切所远离者，乃至不起一念恶心，有二十处应当远离。何等二十？谓离女人，亦不与他调戏、粗言、论义、诤讼；于父母处及佛法僧，离不恭敬；若诸女人减二十众不为说法，除有男子；终不往诣比丘尼僧说法会处；不应问讯诸比丘尼；不与女人作其书疏，或为他人传书送彼；应付丈夫勿付妇女；于一切时亲族别请，终不受之；不以欲心经须臾顷住女人前；又亦不应舍离本居，往其屏处而与女人共为谈说；不得随逐比丘尼行；若比丘尼所施衣服不应受用，除在四众演说法时，为说法故有施衣者，应生是心犹如大地，然后受之；不应别观施者之面；若闻有尼劝导施衣，不应受用；若比丘尼劝请受食，设令病苦，终不受之，况复无病？若有寡妇而来请食，僧数不满，亦不受之；又亦不应入尼众内；不应唤彼比丘尼来；若比丘尼来唤菩萨，应离住处拱手仰头背而舍去；若说法时有比丘尼来礼其足，

① 《大宝积经》卷一一二，《大正藏》第11册，第631页下。

② 《大宝积经》卷二十八，第151页中。

③ 《大宝积经》卷二十八，第151页中。

无令足动，但应目视双手掌中。^①

此处所言菩萨，很显然是指受过具足戒的比丘，对其行为的要求首先列出了从不杀生到不邪见的十善道，然后又列出应该远离的诸种行为，比较散乱，但主要涉及与女性，尤其是与比丘尼的关系，与声闻戒律中对这一问题的格外关注是一致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处所提到的戒行结构与《长阿含经·阿摩昼经》等是一致的，具体的要求也多有重合，但这里在重要的戒行处列举的是十善，而与《阿摩昼经》中将十善前七项与沙弥十戒相混合有所不同。而将十善作为主要的戒行，重视心法的作用，正是大乘戒的显著标志之一。此外，为了达到戒行清净，《宝髻菩萨会》中又列举了从一种到十种的行为，丰富了戒行的内容。^②

与宝积类佛经大致同时出现的华严类经典对戒律的表述很有特色。《华严经·金刚幢菩萨十回向品》中提出了三种戒、如来三种净戒的说法，但对于三种戒的具体

① 《大宝积经》卷一，第4页下。

② 《大宝积经·宝髻菩萨会第四十七之一》：“佛告族姓子：菩萨行戒度无极，有一事致于清净。何谓为一？解菩萨心而无等伦。其心超过一切世间，最尊无比，越诸声闻、缘觉之意。心能降伏一切诸魔，入于众生，所至名德为无量宝诸遵习法，普有所护，心未曾忘，是为一。复有二事戒度无极，为清净行。何谓为二？一曰常怀慈愍，无害众生；二曰心志于道，调柔性行，是为二。复有三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三？一曰身净，净身三事，戒无阙漏，究竟备悉；二曰言净，一切所说无有谗语；三曰意净，蠲除诸秽贪欲危害，是为三。复有四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四？一曰其戒清净，二曰奉禁不毁，三曰以此戒法教化众生，四曰见持戒人敬之如佛，是为四。复有五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五？一曰不叹己身，二曰不毁他人，三曰舍声闻志，四曰离缘觉意，五曰无所贪着，是为五。复有六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六？一曰常念于佛，不毁禁戒；二曰常念经法，顺修其行；三曰常念圣众，不违佛教；四曰常念于施，普舍尘欲；五曰常念禁戒，不复贪慕一切五趣；六曰常念诸天，宣众德本，是为六。复有七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七？一曰笃信，乐诸佛法；二曰常自念惭，为众重任；三曰念愧，思道品法而不自大；四曰仁和，不恼彼我；五曰无害，畏于后世殃罪之患；六曰不烦扰人，止心忧戚；七曰见诸众生在苦恼者，而愍哀之，是为七。复有八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八？一曰无有谗语；二曰无希冀心；三曰不贪利养；四曰舍于慳吝，无所依倚；五曰己身所有而知止足；六曰行贤圣禅，具足澹怕；七曰处于闲居，不惜身命；八曰乐于独处，远离众会，好于道法，畏惧三界，不取无为，是为八。复有九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九？一曰无所趣律，教化众生而令得度；二曰稍渐习定，修治其原；三曰令心究竟，不怀恼热；四曰求于静漠，止心所念；五曰习行威仪礼节之正；六曰超度禁戒，不见己身；七曰未曾欺惑，愍哀群生，具足大乘；八曰究竟成就戒法之业，使不缺漏；九曰心常怀念，劝助德本，是为九。复有十事，戒无极净。何谓为十？一曰净身三事；二曰净口四事；三曰净意三事；四曰念弃谗语，志性质直而不细碎；五曰心性普入，靡不蒙度；六曰一切所觉而知界限，愍哀为本，悉解诸结；七曰心无刚硬，教化众生，悉调和业；八曰常修己身，见诸等类恂恂恭敬；九曰于诸众佑劝示法事；十曰奉以衣食，使离世业，是为十。复有二事，戒无极净。何谓为二？一曰有毁辱者，宁失身命终不毁戒，不兴想念，不慕财业；二曰无所周旋，亦不贪求，一切诸法戒空无像。复有二事。何谓为二？一曰内净，除诸衰入；二曰外净，舍诸境界，是为二。复有二事：一曰净其道心，解自然相故；二曰戒品清净，无诸相故。佛告族姓子，是为菩萨戒度无极清净之行。”（《大正藏》第11册，第3659页上。）

内容没有详细说明。《十地品》列举住于欢喜地的菩萨行为时，提到了“不舍菩萨戒”^①，对菩萨戒的内容也没有说明。在第二地离垢地中，列举了十善道为这一阶位菩萨的行为，并指出了十恶道的果报和行十善道的功德，在最后指出：“诸佛子，是菩萨如是随顺持戒力，善能广生大慈悲心。”^②可见《华严经》继承了般若类经典的观点，以十善道为菩萨戒的基本内容。《华严经》在戒律方面也体现了以十法来组织的特色，提出了几种菩萨十种戒。《离世间品》：

佛子，菩萨摩訶萨，有十种戒。何等为十？所谓不坏菩提心戒，离声闻缘觉地戒，饶益观察一切众生戒，令一切众生住佛法戒，一切菩萨学戒戒，一切无所有戒，一切善根回向戒，不著一切如来身戒。^③

《离世间品》：

菩萨摩訶萨，有十种净戒。何等为十？所谓身净戒，防护身三恶故；口净戒，远离口四过故；心净戒，永离贪恚诸邪见故；具一切净戒，于天人中最胜妙故；守护菩提心净戒，不乐小智故；守护如来所说净戒，乃至微细罪大怖畏故；微密净戒，善拔犯戒诸众生故；不作一切恶净戒，积集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有见净戒，于戒无著故；守护一切众生净戒，出生大悲故。佛子，是为菩萨摩訶萨十种净戒。若菩萨摩訶萨，安住此戒，则得一切诸佛远离众恶无上净戒。^④

《入法界品》提到了19种戒：

（善财童子到善住比丘所，比丘为其说无碍法门）善男子，我唯知此一无碍法门，云何能说菩萨修大悲戒，诸波罗蜜戒，乘大乘戒，不舍菩萨道戒，灭障

①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三，《大正藏》第9册，第545页上。

②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四，第548页下。

③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七，第633下。

④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一，第660上。

碍戒，菩萨藏戒，不舍菩提心戒，一切佛法深心戒，念一切智不忘失戒，如虚空戒，一切世间无所依戒，不可坏戒，无譬谕戒，不浊戒，不杂戒，离疑戒，清净戒，离尘戒，离垢净戒？善男子，菩萨有如是等无量功德，我岂能知如实解说？^①

上述三种说法中，第三种是列举了菩萨戒的19种名称，与内容没有直接关系。第一、二种侧重于从不同的方面来说明菩萨戒的内容。第二种似乎是将十善道（身三、口四、意三）与第一种十戒综合在一起，其内容又涵盖后来的菩萨三聚戒（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华严经·十地品》第二离垢地中，要求菩萨远离十不善业，行十善业，发起利益心、安乐心、慈悲心于一切众生，开正智，弃舍邪见。能够做到这三个方面的菩萨，就能善持戒律。^②不难看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与后来的三聚净戒密切相关：第一条就是摄律仪戒，第二条是摄善法戒，第三条是摄众生戒。可见，《华严经》在菩萨戒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维摩诘所说经》也是在般若经之后出现的经典，其中心思想是“弹偏斥小”“叹大褒圆”，主要从破斥小乘的立场建立对“诸法实相”的看法。《维摩诘所说经》强调无上菩提心的开发，认为涤除心垢即是解脱，所谓“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因此对于戒律不必斤斤计较于具体的条文，只要心净就可以“示行毁禁而安住净戒”^③。《维摩诘所说经》所说的净戒也是指十善道：“持戒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④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类重要的经典《法华经》。《法华经》涉及戒律的内容不多，其中《安乐行品》^⑤提到菩萨四种安乐行，介绍了菩萨不应该做和应该做的事情，基本上属于戒律的范围。《法华经》在对戒律的态度上，与以上经典基本一致，比较灵活，如《药草喻品》中，佛陀说法时，要“贵贱上下，持戒毁戒，威仪具足，及不具足，正见邪见，利根钝根，等雨法雨，而无懈倦”^⑥。

①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八，第692下。

②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四，第548页下。

③ 《维摩诘所说经》卷二，《大正藏》第14册，第548页下。

④ 《维摩诘所说经》卷一，第538页上。

⑤ 参见《妙法莲华经》卷五，《大正藏》第4册，第37页上。

⑥ 《妙法莲华经》卷三，第19页下。